

心似蛛丝游碧落 后宫遗珍复光华

国丝修复师8年努力,让清东陵慈禧及容妃服饰得以成功展出

■我们其实就只是“文物”医生,只要文物“病了”,我们就要去给它治病

■纺织品文物修复工作,光静心不行,还需要体力

■即使在距离文物非常近的地方定睛观看,也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她手上极细的针,却怎么也看不到正在修补文物的细密丝线

■这里的修复师们见过的最细的丝线,能够细到头发丝的九分之一,一般人看不仔细,完全看不出修复过的痕迹

■修复难度最高,同时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莫过于清东陵慈禧地宫出土的陀罗尼经被,上面本来缀着820颗珍珠,一定是极尽奢华,很可惜后来被盜了



▲文物修复师戴华丽正在进行丝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。

本报记者崔力、王俊禄

立秋刚过的杭州城,暑热还未褪去。走进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室,一阵凉爽便扑面而来。

8月8日上午,清东陵慈禧及容妃服饰修复成果展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拉开帷幕,20件精美的文物在国丝修复师们的8年努力下,终于再放光华。其中极珍贵、修复难度极大的展品,无疑是慈禧下葬时包裹着她的陀罗尼经被以及“十二章”纹女龙袍。

此次展出的丝织品主要来自慈禧定东陵地宫和容妃园寝地宫出土,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 的拨交,包括袍服、夹衣、鞋帽、枕、褥、被以及荷包等多个品类。

而这背后,离不开一个强大的丝织品文物修复团队的支撑——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室。在这家文物“医院”里,修复师们自己灵巧的双手悉心为文物们“动手术”,解决各项“疑难杂症”,心若游丝,只为让精美文物再现光华。

“文物生病了,我们的职责就是去拯救它”

2013年冬天,天还下着雪,时任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的汪自强带领王淑娟、楼淑琦、杨汝林等三位同事来到遵化,正式开始清东陵委托的一批丝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。而这批文物里,就有与慈禧太后一同下葬的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陀罗尼经被和龙袍。

“当时,我们住在清东陵里面,我现在还记得,我们当时需要把文物一件一件从库房里搬出来做信息提取、制定修复方案。那时候,室外飘着雪花,屋里没有暖气,库房里的灯忽明忽暗,我们把慈禧太后的龙袍、夹衣连带着底下的一块大玻璃板,搬出了库房。有机玻璃在低温下是‘嘎嘣脆’的,搬运时一定要很小心。”王淑娟回忆道。

这批文物的修复方案于2013年3月顺利编写完成,同年8月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复,2014年起文物分批运至中国丝绸博物馆。

原计划两三年就完成修复的陀罗尼经被一拿回来,修复师们才发现这是个难啃的“硬骨头”,于是修复计划一放再放,直到最后其他的19件文物都修好了,请了专家来会诊,才决定大修,把后面垫着的纸和浆糊全都去掉,恢复纺织品的柔软状态,直到2019年7月才完成修复。

“文物生病了,我们的职责就是去拯救它。作为文保科学家来说,眼睁睁地看着一些文物却救不了它们,那个时刻是最无力的。”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(中国丝绸博物馆)主任周扬说。



▲8月7日,观众在参观“后宫遗珍”清东陵慈禧及容妃服饰修复成果展。当日,“后宫遗珍”清东陵慈禧及容妃服饰修复成果展在浙江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。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11月8日。

新华社发(江汉摄)

“我们其实就只是‘文物’医生,在我们眼里文物并没有什么尊贵不尊贵,只要文物‘病了’,我们就要去给它治病,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”

周扬说。

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室外墙上,印有四个大字“宽、厚、专、精”,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介绍,“宽、厚”是指做人要宽厚,做学问基础要扎实,视野要宽,但博物馆的核心还是“专、精”。

“我们是以中国丝绸为核心的,国际上最大的集收藏、研究、传承、展示于一体的纺织服装类专题研究性博物馆,在国内做纺织品研究,我们具有较强的优势。”赵丰说。

“纺织品文物修复工作,光静心不行,还需要体力”

在明亮的灯光下,几位纺织品文物修复师们拿着镊子、针线甚至搭着架子,对即将展出的珍贵文物进行最后的修补和完善工作。

修补纺织品文物,需要心极静。文物修复界的老前辈王抒先生曾写道:“黄庭坚有诗云,‘心似蛛丝游碧落,身如蝓甲化枯枝’,此余工作之写照也。”

“纺织品文物修复工作,光静心不行,还需要体力。”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资深修复师,担任此次修复工作技术总指导的楼淑琦说,纺织品文物修复和古籍修复一样,要“修旧如旧”,过多的修补会对文物造成二次损害。

从事古代纺织品文物修复的20多年来,她

基本上一年就得换一副老花镜,有时太专注于修复而忘记了时间,腿都会站到一压一个坑。

修复带慈禧太后那件带有“福”字的夹衣时,“就好像叠汉堡一样”,文物下边垫一块背衬,上面盖一块绉纱,把文物夹在中间,再沿着文物的破损边缘修补。

而修复陀罗尼经被时则需要裁去原本装裱好的天地杆,去除裱背纸,再用适量的去离子水均匀润湿残留浆糊部位,用薄竹签将表层浆糊小心刮除;纠正装裱时造成的局部变形,做到经平纬直,而这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其小心。

在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室一侧,从事了11年文物修复工作的戴华丽正在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,十分娴熟地进行着修补工作。即使在距离文物非常近的地方定睛观看,也只能隐隐约约看到她手上极细的针,却怎么也看不到正在修补文物的细密丝线。

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副主任王淑娟介绍,这里的修复师们见过的最细的丝线,能够细到头发丝的九分之一,而用最细密的针脚去修复,才更能够更大程度地保持文物的原样,一般人看不仔细,完全看不出修复过的痕迹。

“修复的时候没有最难,只有更难,有时候遇到三维的东西,比如说一个立体的小帽子,这种就很难,要放在手心一点一点地修,不能压,也不能喷水、定形,这个时候,使的就是虚劲。”戴华丽说,看到文物健康“出院”会非常

本报记者崔力撰

有成就感。

“虽然我们不能让文物完全重现当年的芳华,但是最起码到目前为止,它的病害已经稳定了。”王淑娟说,“我们在修复的时候,把那些串着珍珠的线头都保留了下来,就是希望能够在原样修复的同时告诉大家,这件陀罗尼经被当年的确极尽奢华。”

“丝绸就像是 我们中华文明的胎记一样”

在这批展出的丝织品文物当中,修复难度最高,同时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莫过于清东陵慈禧地宫出土的陀罗尼经被。

经被长290厘米,宽275厘米,织物产地为江宁(南京)织造。四重边中心为佛塔,缎地织捻金的图纹,上有汉字楷书篆体,共25000多字,装点有“十二章”纹和万福万寿花纹。

经被中心部分是由经文组成的喇嘛塔,塔顶有楷书汉字横额,自左向右排列着“慈航渡福”,塔身横向多格,书写了一部回环的金刚经,共计6700多字,经被的其他位置还织有唐玄奘的“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”和北齐的“高王观世音经”。

“陀罗尼经被是清代皇家的丧葬用品,当年慈禧太后去世,就是这张经被包裹着她,这次也是这件文物全面修复后首次面对公众。”周扬介绍,慈禧陵棺内随葬的织金陀罗尼经被,大大超过了习惯的做法,其用料之精,幅面之大,工艺之善,图纹之美,都是罕见的。

“整个经被花纹繁复且设计精巧,我们今天看起来,它可能是不起眼的棕黄色,可是当年,这件经被应该是金光闪闪的明黄色,而且上面还缀着820颗珍珠,一定是极尽奢华,很可惜后来被盜了。”周扬介绍。

慈禧太后下葬时身着的“十二章”纹女龙袍也在此次修复展示的文物之列。袍身前后绣有本只限于帝王的龙袍上使用的“十二章”(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、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)纹,彰显龙袍主人的尊贵地位,还用金线绣有31个“佛”字,“佛”字上当时还缀有珍珠,华美非常。

修复好的陵寝出土服饰,虽然已经没有了原有的绚烂色彩,但是近距离站在修复好的文物前,依旧可以感受到当年这份文物所承载的沧桑与厚重,一睹清王朝最后的荣耀。

“丝绸就像是 我们中华文明的胎记一样,它既没有迟到也没有早退。有些文物命运多舛,但是它能够留到今天,与我们相见,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就是一种缘分。”周扬感慨道。(实习生吴璿对此文亦有贡献)

18年,在戈壁滩上独身守着一片“土丘”

记米兰遗址最久的守望者高景莲



▲高景莲在米兰遗址内进行日常巡护(7月24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张晓龙摄

开始,若羌县在遗址附近设立文物保护管理站,派专人驻站进行就地巡护,此外还对部分遗址进行了设置围栏和本体加固。

作为米兰遗址最久的守望者,自1999年驻站以来,52岁的高景莲已经在此工作了21年,其中18年是独身一人驻扎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地方,甚至过年都不回河南老家。

“感觉孤单的时候就会去戈壁滩上走一走,看看那些遗址,心情就会舒畅很多。虽然都是泥土,但仿佛它们也会说话。”高景莲说。

高景莲基本每天去巡护遗址,如果一天没看见它们,她总会觉得少点什么。戈壁滩光照强烈,地面温度有时高达45℃,常年的风吹日晒让她皮肤黝黑。在被问及是否害怕遇到与盗墓者对峙时,高景莲摇摇头说:“邪不压正。”

从土房子到砖瓦房,从一开始只有孤灯相伴,到后来有了通信信号和电视机,高景莲驻站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。

工作之余,她喜欢阅读楼兰古文明相关的书籍资料,在专家学者参访的时候会与他们交流。随着日积月累,高景莲已经对米兰遗址的故事如数家珍,讲解起来有声有色。

冯京说,米兰遗址日后有望对外开放,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,在平衡保护和开发中更广泛地传播古丝绸之路的文化,目前遗址外的游客服务中心建设已在规划当中。

高景莲很期待日后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,米兰遗址能够通过旅游开发的方式重现昔日丝路的繁华。“希望到时候我能兼职做个导游,把这些土丘背后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。”

在宁夏银川市宝湖公园的一处林荫下,隐藏着一座雅致的原木色木屋,透过四周明亮的玻璃墙,屋外随风摇曳的紫色马鞭草和远处湖面的美景尽收眼底。不过,这不是一座观景房,而是一座“悦书房”。

宝湖公园“悦书房”占地760平方米,上下两层。一层室内的空间书架林立,中间摆放着宽大的书桌,坐满了正在刷题、上网课的年轻人;二层是一个宽阔的天台,遮阳伞下放着几张桌子,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惬意地翻着书。“悦书房”空间不大,但浓厚的学习氛围和宜人的环境让这里每天都“座无虚席”,早上9点开馆,8点已有人在门口排队。

“我是来逛公园的时候偶然发现这个图书馆的,这里离家近,学习氛围好,各种服务设施也齐全,最近我每天都会过来看书复习,为因疫情而推迟的博士考试做准备。”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医生何芳说。

据宝湖公园“悦书房”图书管理员牛端芳介绍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这个“悦书房”推迟到今年5月底才正式开放,每天人流量都很大,周末可以达到上千人次,主要是备考的学生和上班族,以及带孩子来读书学习的家长。

“市民可以免费办卡,来这里读书、借阅、学习,馆内还提供微波炉、雨伞、饮水机、手机充电站、医药箱等便民设施。”她说。

为提升城市书香文化氛围,打通公共图书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,从2018年起,银川市金凤区开始探索利用城市闲置空地和房屋,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打造城市“悦书房”,目前已建设了8座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,“悦书房”还为读者提供24小时开放服务,读者可刷卡进门。

“为最大程度方便市民,我们还打通了银川市图书馆的图书资源,定期为‘悦书房’更新书籍,而且读者证也是通用的,读者在图书馆借的书可以在‘悦书房’归还。”金凤区文体局副局长杨春霞说。

一间间“悦书房”正如一座座“迷你”图书馆,分散在城市角落,带给市民不期而遇的惊喜。因为它们是利用闲置建筑改造而成,所以每一处的风格都不尽相同。

在金凤区黄河东路街角的一间“悦书房”,房屋通体是透明玻璃。不时有路过的市民前来询问“这里是免费的吗”,图书管理员石海燕总是微笑着点头回应。

“我2018年底就在这工作了,和读者建立了深厚感情,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主题活动,去年还策划了一周年读者见面会。”石海燕说,为方便读者查询图书,以及家长了解孩子放学后在“悦书房”的学习情况,她还专门建立了读者交流群。

杨春霞说,下一步,金凤区还打算在“悦书房”安装朗读亭,并为老年人提供听书机,升级电子书库,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。

(记者赵倩、马思嘉) 新华社银川8月9日电

翩跹起舞“善妙之地”

记西藏芒康县一场弦子舞盛会

新华社拉萨8月8日电(记者王泽昊)西藏昌都市芒康县,藏语意为“善妙之地”,是茶马古道进藏的第一站。自古以来,这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深厚的人文底蕴,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,“弦子舞”正是这顶文艺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。

日头升至正午,是高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,在芒康县城南边一片宽阔的苍翠草甸上,商贩一早就搭起了帐篷售卖水果、零食、玩具等物品,牦牛悠然啃食着鲜草,来自西藏各地的群众纷纷赶来观看西藏首届弦子舞展演,现场气氛祥和喜庆。

来自芒康县徐中乡的扎西旺堆为了不耽误表演,提前一天就赶到了现场,为将要表演的压轴节目《拥抱幸福》做着紧张的准备。

扎西旺堆身着崭新的康巴藏装,乌黑的长发用一根红绳盘绕在头上,显得精神抖擞。“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,我们将在这片草地上表演最壮观的弦子舞。”扎西旺堆得意地笑着。

弦子舞历史悠久、独具特色,据考证起源于唐朝时期,随着茶马古道的兴起,弦子舞也在与内地各民族不断交流交融的过程中,得到了融合发展,其中以芒康弦子舞最具名气。

“弦子舞被誉为茶马古道上的‘古道神韵’,作为一种民族舞蹈,千百年来一直伴随着芒康人民的生活。它不受场地、人数的限制,只要一把琴、一片空地,人们就能翩翩起舞,其乐无穷。”芒康县文化局副局长强珍说。

7日11时15分,观众期待已久的3000人齐舞《拥抱幸福》开演。音乐响起,3000名舞者拂袖起舞,从四周向场地中央聚拢而来,随着洒脱的舞步、欢快的伴奏,不断变换着队形,风光旖旎的草坝子瞬间成为群众载歌载舞的欢乐海洋。

演出结束后,扎西旺堆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,眼角溢出笑意。“跳了几十年的弦子舞,今天最开心,这么多人一起跳,有老有少,太震撼了,我们的弦子舞确实发扬光大了。”

弦子舞讲究舒展、流畅,根据伴奏的不同,每支舞的跳法也不同。由于亲朋好友相聚时往往跳上一整天,所以民间有说法“弦子舞带来的快乐是不会结束的”。2006年,芒康弦子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为使弦子舞得以传承,近年来,芒康县实施了弦子舞进校园、弦子舞比赛、扶持非遗传承人等一系列措施。强珍说:“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弦子舞演出,发现更多优秀舞蹈编创、表演人才,进一步提高弦子舞创作和表演水平。我们还希望通过弦子舞来丰富旅游文化资源,推动旅游产业发展,带动一批群众增收致富,同时推动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。”